

一介女子，敢于独闯青藏线，本身即颇富传奇性。
小女人，大行走；小感觉，大情怀。

yongyuan
buhuitou

永远不回头

李美皆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永远不回头

李美皆 著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不回头 / 李美皆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33-2413-0

I. ①永…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69312号

436285

书名: 永远不回头

作 者: 李美皆

责任编辑: 余天宝

封面设计: 萧 歌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 话: (010) 66531659

E-mail: jfwychs@126.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16

字 数: 180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3-2413-0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来西宁是个意外	1
那一地冰雹绿叶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4
冰雹打落的绿叶又回到了树上	7
多少想往，自己走过了还不知道？	11
让你上线！上行到沱沱河兵站，住一夜！	16
有马继援这样的青年才俊的痴情，	
就是叫个翠花也认了	19
除了指甲油，我还带上了沮丧	23
这样看看，心里挺踏实的	29
“陌生化”的表现	34
我想越走越远，走到世界之外去	39
青藏线，仿佛我已经从它的头顶飞越而过	43
亲爱的水！绿色！	48
我也可以说“我在线上”了！	54
向这种蛮力致敬！	59
在无人区狂奔	67
海拔，海拔！	73

- 79 “他为什么不敢与我对视？”
- 83 路坏了，再好的车都没有用？
- 89 到哪里了？沱沱河吗？
- 92 沱沱河兵站的客房
- 98 慷慨激昂是要耗氧的
- 101 我连伤感的力气都没有了
- 106 有狼肉和沱沱河鱼的晚饭
- 109 氧气，唯有氧气！
- 119 一夜过后的清晨
- 125 不可想象，被丢在这里
- 128 在无语中，在回来中
- 133 感谢酸萝卜老鸭汤
- 135 回到世界中
- 138 我愿意永远在路上
- 140 再次回到路上
- 146 这么快就到那曲了吗？
- 149 在家里，在路上
- 152 我爱热闹，也爱独处
- 156 那曲站后是天黑
- 159 平淡到拉萨

在拉萨的第一个早晨	162
五个女人和布达拉宫、仓央嘉措	164
大昭寺屋顶的猫咪	172
八角街和康巴汉子	178
“走六个”和“计划生育酒”	183
宝贝庄园和廊檐下的发呆	186
黛玉在宝玉门前万念俱灰的那句话： 是该回去了	189
巴扎童嘎和藏饰、披肩	195
临时帐篷、《白鹿原》和神州第一锅	200
为了告别的聚会	204
拉萨河和贡嘎机场	206
妈妈，你回来了？	209
真的是低原反应吗？	211
我看见……	214
真的“后会有期”	220
高原的风依然在呼唤	222
冬天，拉萨	225
内心的真相（代后记）	230

来西宁是个意外

对西宁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空旷、透明，还有些许凉意。半个月前从闷热难当的南京出来时，连去不去西安都未确定，我带的几乎全是无袖或短袖的衣服，在西宁显然是清凉装了。

一起到来的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上海人，我和他们就作为一拨来接待了。从机场开往市区的车上，说起这几天的安排，上海的客人说，在西宁转转，然后去拉萨。接我们兵站部的谢干事转头问我去不去拉萨。拉萨？是的，拉萨，骤然推到了我面前。它在我心里已经遥远了那么久，感觉上似乎不该如此猝不及防地接近。但布达拉宫的影子还是在心头飘了一下。我看着杨宣强说，看你们的安排吧。如果不是谢干事称杨副主任，我几乎忘记了杨宣强是政治部副主任。这当然是文人的疏忽。我还不知道杨宣强是怎么替我安排的，他总该有所考虑吧？谢干事说，如果要去的话，我们就一起订票，现在去拉萨的火车票比较紧张。我再次看杨宣强。他说，你想去就去，拉萨也有我们的兵站。谢干事补充说，那边也会有人替你们安排的。

出门在外，我习惯了由着别人去安排，一下子叫我做出选择，并且面临着那么多未知，感觉很懵。连西宁都一无所知，却要把思路转到拉萨去，跨越太大了。

太多的意外令人不知所措，我得定定神。出发前，曾经满不在乎地对一位朋友说，这次去西宁，就是临时搭上的，简单转转就回来了。他说，我感觉，你未必要赶着去看景点，也未必要急着回来，可以慢慢看看，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深入进去还是有意思的，你缺乏这方面的了解。此前，我对他说过，我倒是很想去看看那种生活。但我是当作一种不可能来说的。他的话是一锤定音，坐实了我的想法。这是一个比较能够影响我的人。也许我之所以愿意去了解这些，也是为了向他致意。

我说，算了，我不去拉萨了，还是在附近看看吧。我拒绝得很虚弱，故意淡淡的，唯恐云影带起水面的涟漪。谢干事说，西宁就是塔尔寺和青海湖，其他没什么可看的，今天下午去塔尔寺，明天去青海湖，就完了。我含含糊糊地说，没事儿，就在附近看看吧。她一定不明白，我要在附近看什么。杨宣强也不会明白，我还没有跟他沟通过。其实，连我自己都不能算明白。青藏线，真的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不过，最能吸引我的，就是莫名，就是未知。去看看，需要勇气，也需要条件，谁会让我去？怎么看？很显然，我不可能像记者那样，让战士们坐着小马扎围成半圈，说着交代好的话……当我用含含糊糊来抵挡的时候，脆弱的坚定反而成型了，模糊的念头也被激活成明晰。

我不知道牺牲去拉萨的机会是不是一个遗憾，关键是，即便牺牲了去拉萨的机会，也不一定能去成我希望的地方。但我必须按照自己内心预定的方向走下去：我就是要去看看。我想起了一部电影的名字：《艾丽斯找到什么》。

来西宁是个意外。本来准备先去西安，再去新疆马兰。可是，马兰因故去不成了，我又不愿收回西去的视线，才临时想起了西宁。

想起西宁并不是没有原因的。我刚刚看完杨宣强写的一部长篇散文《带着氧气上路》，是写青藏线的。杨宣强我并不认识，但看了他的书

之后，就仿佛已经认识他了，而且很想去看看他所写的生活。杨宣强就在西宁。虽然杨宣强只是一个无名写作者，但我认为他写得“超值”的好。这本书具备一种把局外人带入的精神质地，让我把那些生活在荒寒地带的军人的生活真正当作生活来看待。这质地来自于杨宣强的内在。许多类似的散文，是采风 and 体验生活的结果，是以外来的眼光去看他者，很少有介入。可是，杨宣强不是体验生活，他就是那种生活本身；他也不用有意识地去介入，高原军人的特质从他身上剥都剥不下来的。

一位熟人帮我联系杨宣强。第一次他告诉我，那边还没起床呢，安排好了告诉你。当时是早上八点。这使我意识到，我将要去的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第二次他告诉我，联系好了，杨宣强正好今天从线上回西宁。杨宣强经常在书中写到“巡线”、“上线”，这个“线”是指什么呢？一开始我完全不懂，读下去才模模糊糊懂得一点，但仍然说不清楚。

两天的时间，这次意外的旅行确定了。又过了三天，从西安出发去西宁了，我自称走西口。关于这次旅行，我心里几乎没有任何想象，只有未知。我全部的了解就是杨宣强那本书，还有从网上查到的一点关于兵站部的资料。对所去的地方太过无知，以至于连需要了解什么，都是无知。我原来是准备去马兰的，已经在网上充分地了解了马兰，却怀着对马兰的了解来到了西宁。甚至，人已到西宁，思维定势还没从马兰转换到西宁，青藏线更不用说了。

这一天是九月一号。从西安出发，经过兰州，到西宁。一路上，杨宣强的书在包里，我反复地读着。到了西宁，杨宣强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他带我去了很多地方，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宁。他告诉我，西宁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地方。他让我感受到了高原军人的那种生活，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那一地冰雹绿叶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一切平常，为心理带来较大的落差。连杨宣强这个人，都是那么平常，无法跟他的文字相比。甚至午饭都跟内地吃的一样。可能怕我们不适应这里的饭菜，谢干事特地选了一家接近内地风味的餐馆。

在西宁呆了一会才感觉到，气温比内地低多了。他们说，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供蔬菜自然生长，这里的蔬菜基本不是从外地运来的，就是在本地塑料大棚里生长的；鱼类更是少见，全靠外运，鲜活的还要空运，有的人一辈子都没吃过鱼，甚至没见鱼。

面对桌子上的那条鱼，真是心情复杂，从来没有对一条鱼如此纠结过。那是一条糖醋鱼，充分的酸和甜已经使它失去鱼味了。吃它吧，并不那么爱吃；不吃吧，觉得它千山万水车马劳顿不远万里地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咱们吃它，岂能忍心辜负？而且也辜负了主人的一番心意。

在这里，吃鱼是奢侈的事情，奢侈得让人不忍心吃，又不忍心不吃。这条鱼，简直像远嫁的公主一样令我怜爱。（贾政委读了我的电子稿后，特意发来邮件纠正：在西宁吃鱼并不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我参军的时候，青海湖的湟鱼2毛钱一斤，满大街都是，后来禁捕了，但青海本地养殖的鲤鱼、鲢鱼、鲫鱼等也很多，什么时候都可以买到，改革开放后，一些稀罕的海鱼也陆续上了西宁人的餐桌。因此，在西宁吃鱼不

难，肯定是谁对你进行了误导。)

一顿饭吃下来，我体会到，饭店的良苦用心是努力模仿南方菜的做法，迎合南方人的口味，结果却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是，对此不以为然的摇头同样让我感到不以为然。有些地域的优越感是极强的，凡是跟他们不一样的，统统被斥为不入流。但是我想，我们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不就是为了体味一种不一样吗？就算一条鱼的做法不合自己的口味，至少也让我们明白了这个不吃鱼的地方是怎么做鱼的，不也很有意义吗？难不成一个广州人跑到青藏高原上，就是为了吃广州菜的吗？

吃过午饭，安排住进兵站部招待所，稍事休息，就出发去塔尔寺。

我穿着运动型的厚底凉拖、七分裤、短袖T恤，又加了一件背心，备了一条披肩，我想足够了。坐进车里，发现后排堆着迷彩大衣，显然是为我们准备的。我心里笑笑，至于嘛。

到来时，我对塔尔寺一无所知；离去时，最深刻的认知，就是塔尔寺的冷。本来是那种像玻璃一样透明的清冷，中间又下了一会雨，变成了凄风苦雨的寒冷。无论走到塔尔寺的哪个地方，冷的感觉都紧密相随，阻挡了我去感受其他。但也不是冬天的那种寒冷，也许说凉更恰当，使人凉出伶仃之感。每当看到一位穿得跟我一样少的游客，都感觉温暖了一层，仿佛那伶仃之感被分去了几分。我在心里祷告：佛啊，用您的慈怀温暖我吧，不管怎么说，我山迢水远地来看您呀。这可真是临时抱佛脚了。可是，佛也不是好糊弄的，对于我这个功利主义的非教徒，佛不屑地一抬脚：去！临时抱佛脚的机会主义者于是又回到了寒冷的渊薮。再也顾不得美丽，那条在此时感觉薄如蝉翼的披肩被我裹了又裹，却总是捉襟见肘，绝无可能成为温暖的港湾。看着经堂里席地而坐的僧人们那绛红色的宽大僧袍，我简直垂涎三尺。绛红，那是多么厚重温暖的颜色。那么宽大，要几匹布吧？简直就是用布堆出来的。关键

是，一些布重重叠叠搭在肩上，胳膊却裸露着，这不是浪费吗？我几乎是不满地向导游提出这个问题，导游说，高原天气多变，这样设计的好处是冷的时候可以放下来，热的时候可以叠上去，一件顶几件穿，而且透气。看来，高僧们现在是不冷的，需要透气。可是，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浑身都太透气了，每一个毛孔里的热乎气都给透出来了。后来我从网上了解到，藏族的男装就是一根袖子穿进去，一根袖子搭在肩上的。

更变本加厉的是，快回到招待所时，一阵噼里啪啦，冰雹从天而降，绿叶随之纷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车停时冰雹已刹住了，站在招待所的门廊下，但见院子里满地绿的落叶、白的冰雹，让人回不过神来。

这场深刻的冷使我此行的热望萎缩了大半，那一地被冰雹打落的绿叶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冰雹打落的绿叶又回到了树上

回到房间，赶快喝热水。杨宣强来了，说晚上贾政委请吃饭。贾政委我知道，熟人跟我说过：兵站部贾新华政委也爱写作，是军网上的博客红人。我也在网上了解了一些他的情况，很有精神风骨的一个人。我对他的“老贾”博客很感兴趣，但民网上不去，只有军网才可以。虽然知道贾政委，但没想到会见到他，更没想到会一起吃饭。我一直以为，我只是杨宣强的客人。

杨宣强问我的打算。我说，我想上线看看。“上线”，这是我的词典里新增的、我尚未掌握的一个词汇，我在冒昧地生硬地学着使用它。杨宣强说，海拔高，你不一定能适应。杨宣强的顾虑是必然的。我说，我一点异样的感觉都没有。杨宣强说，这才多高。说起海拔，西宁和塔尔寺2200米，青海湖3200米，格尔木2800米。我说，那我就上格尔木看看吧。我对格尔木一无所知，格尔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名。我只是不甘心。还有，我对于陌生的地方一概兴致勃勃，而格尔木这个名字具备足够的陌生感。

看得出来，杨宣强不愿意我“上线”，他只愿意我在西宁呆着，这样安全。他说，你这趟来，把西宁玩透也挺好的。然后，向我介绍西宁周遭的小山小庙，他说得很有文化兴味，但我听着都像是余秋雨该去的

地方。

终于见到了“老贾”。比照片上见到的洒落、有活力，而且具备那种广迎四方客的大气和亲和力。他的欢迎辞让你感觉到，只要你来到，就是兵站部的客人，就是他“老贾”的客人。部长不在家，他也代表部长欢迎。——这一点他也专门说明了。

我坐在贾政委的左边，渐渐地把身边的他跟照片上和想象中的他合成一个人。我从来没想到会成为他的座上客。看来，答应我来，杨宣强是向他作过汇报的，所以，这已经不是杨宣强的私事了。

我告诉他，我已从朋友处和网上知道他了，还知道他的博客，很有名。他说，开博客是为了便于跟基层官兵交流，兵站部驻地分散、点多、线长，面对面交流比较困难，有了博客，线上的官兵可以随时留言，他会尽快回复。

我还从杨宣强的书中和网上了解了兵站部的一些情况，很好奇，也很感兴趣。他听了是高兴的，也有点意外。但我的话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应酬话，不一定要当真的。交谈下去，他发现我所言不虚，才确信我是真的好奇，真的感兴趣。——我想应该是这样。

贾政委说，你感兴趣好啊，我讲给你听。

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们已很难成为一个社会关注点了。这一点，看看百度上的百科名片“青藏线”内容之单薄，就可知一二。也许已经习惯了淡漠和被遗忘，任何来自外界的真诚关注都会让他们感到意外，并很容易唤起他们的热情。这愈加提醒我，这份真诚一定要慎独，不可有任何不诚。

杨宣强写的是散文，不是普及读物，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当然被省略了，所以，我对他们了解得很皮毛很幼稚，面对面地向贾政委不耻下问，会让我有一个更直观生动的了解。

尽管常常被敬酒所打断，我还是能从贾政委的介绍中了解，并用直白的语言来表述了：兵站，就是军事驿站。为什么要有军事驿站？因为汽车部队要吃饭住宿。为什么要运输？因为西藏的能源和生活物资很大程度上要靠内地输送，驻藏部队80%以上是他们保障的。再高一点说，青藏线承载的是政治责任，民族义务。

至此，我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兵站部。兵站部，顾名思义，不就是管兵站的嘛，我不是已经了解了兵站吗？

问及行程打算，我赶紧表示，想上线看看。贾政委爽快地答复，可以啊。他说，总后创作室曾经到他们这里组织过一个笔会，也是走青藏线。他提到作家周大新、王宗仁我都不太意外，可是，他居然还提到了评论家贺绍俊、孟繁华。贺、孟在我看来当然是“我们”世界的人。我们的世界原来如此接近。贺、孟也是那次笔会的参加者。

还来不及高兴，就听杨宣强说，格尔木有演习，现在住宿很紧张。这话当然是对贾政委说的。我赶紧去看贾政委，他说，噢，那可能有点麻烦。这个问题就仓促收尾了。两分钟，潮起潮落。

吃完饭，在杨宣强的带领下参观了部史馆。我认识世界的方式一直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意识到物质，我之所以坚持自己去看一看，就是为了抵制这种走向。所有的史馆都是可想而知的，为你提供的都是正面的抽象认识。没有具象的感受性的东西做铺垫，文字和图片对我来说真是“浮云”了。但我还是记住了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尽管名字还说不溜。以后我才渐渐感受到，在格尔木，在青藏线上，慕生忠是一个神一样的名字。

回到房间，又跟杨宣强聊了一会儿。看了他的书，好像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真的面对他，又什么都说不上了。正是鲁迅先生说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杨宣强的湖北